

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
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
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
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
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論

唐李德裕撰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
察其言而知其內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
大牢氏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
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
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
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
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

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覩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故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

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譚奏

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

十之數白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

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盖

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

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為賀則恃姓敢

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

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為人

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
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
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
中外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
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
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倘同余志繼而為政宜
為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
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
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
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
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是書本李贊皇門人韋瓘所撰而嫁其名於
牛相思黠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
寘之族滅且曰太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
乎噫不至是也思黯亦一代奇才特以持論
堅癖遂與正士為仇豈誠有田常魏操之心
者衛公斯言毋乃溺於朋黨之偏乎故予嘗
謂士君子於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

當如漢之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爲黨如牛李者嗟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千百年而不已亦可悲哉吾於斯傳也重有感焉於是乎書子遠志

枕中記

唐李泌撰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